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制度变迁的 广义理论



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因此也是社会科学所有主要学科的核心议题。然而，在此书之前，尚无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唐世平 ◎著

沈文松 ◎译 唐世平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对《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英文版的赞誉

本书是基于进化思想而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令人兴奋的尝试。这一理论给出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跨越理解制度的冲突路径与和谐路径的颇具前景的研究进路。我向所有研究制度形成和变迁的人士推荐本书。

——詹姆斯·马霍尼 (James Mahoney)  alcher讲
席教授、政治科学 Gerald F./Marjorie G. Fitzg

唐世平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博学，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通过与古典及当代的社会及政治理论家的对话，唐世平构建了一个有关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大胆解释，给有关制度变迁的前沿讨论带来了一个新的声音。

——丹尼尔·齐布莱特 (Daniel Ziblatt)，《构建国家》 (*Structuring the State*) 的作者，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

构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需要什么？在唐世平提出的社会进化路径中，是观念与权力——而非一种机械选择的过程——起了核心作用。本书是对理论图景极其出色的介绍。

——斯蒂芬·哈加德 (Stephen Haggar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唐世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基于社会进化路径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他博览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分析。

——马克·贺加德 (Mark Haugaard) 博士，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政治权力学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主编



“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301-16211-8



9 787301 162118 >

定价：35.00元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制度变迁的 广义理论

唐世平
◎ 著

沈文松
◎ 译

唐世平
◎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唐世平著;沈文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1-16211-8

I. ①制… II. ①唐…②沈… III. ①制度—变迁—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809号

书 名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Zhidu Bianqian de Guangyi Lilun

著作责任者 唐世平 著 沈文松 译 唐世平 校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1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1.75印张 130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根据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 2011 (hardcover), 2013 (paperback) 译出。

中文版前言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和发表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在经历了自宋代以来的一千多年之后，现在到了中国学者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与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为此，我只能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因为本书所涉及的话题关乎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我认为本书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尽管本书恐怕将会是我写的书中最薄的。

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沈文松同学能够欣然接受这“费力不讨好”的翻译活。

其次，我要感谢斯蒂芬·哈加德（Stephen Haggard）、马

克·贺加德 (Mark Haugaard)、詹姆斯·马霍尼 (James Mahoney)、丹尼尔·齐布莱特 (Daniel Ziblatt) 对本书英文版的谬赞。这些对制度分析有卓越贡献的一流学者的谬赞使得我更加相信本书的价值。

再者,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耿协峰编辑,他的支持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最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作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这部分也是因为我再读本书的时候,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作任何大的修正。甚至我想说,我再读这本书时,自己都有些惊叹它的宏阔视野和潜在力量。(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艰难、漫长和痛苦的。)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小的不同:

1. 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并且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2. 对一些我本人的更新的作品,我标出了更新的出版日期。

3. 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我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当然，书中仍旧存在的错误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唐世平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与岳父母——他们经历了坏的
与好的制度变迁——并向他们致以深挚的谢意！

致 谢

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IAPS）、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RSIS）多年以来为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工作环境。我尤其要感谢亚太所前所长张蕴岭教授以及 RSIS 院长巴里·戴思科（Barry Desker）大使的卓越领导和友善支持。

2005 年 4 月到 8 月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做客座研究员，得到了王赓武教授的友好款待；其时，本书的写作工作刚刚开始。能有机会向王赓武教授这样的大历史学家学习是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事，而我则极为幸运。我也感谢东亚所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众多学者面前检验我的观点的机会。

我还要向四位特殊的朋友致谢：崔涛、李红梅、李洪林、张愚。他们对我的坚定支持一直给予我灵感，以及极其重要的支持、鼓励与理解。冯元良（Leslie Fong）、韩兢和严新——三位特殊的朋友和导师，教会了我很多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包括有关制度变迁的东西）。

我要感谢 Hong Yung Lee 教授引导我从制度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此前和现在的同事与朋友向我提供了令人兴奋的讨论、批判的阅读以及坚定的支持。其中，我至少要提及拉杰·巴舒尔（Rajesh Basrur）、理查德·卡尼（Richard Carney）、高超群、高程、蓝建学、王玉主、王正绪、张建君、张宇燕、赵江林、赵立涛、郑宇，以及周小兵。最后，我想感谢许多杂志的众多匿名评审所给予的批判性评论，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观点。

洪彦为本书的文献引用作出了极为出色的研究支持。

我最深挚的感谢，献给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不仅赋予我极大的耐性让我坚持到底，而且对于这些年来我常年不在他们身边给予无私的包容。我的妻子和岳父母承担了养育我尚年幼的儿子的重任。最后，感谢我的儿子，我只能抽出极其有限的时间来陪他玩耍，而他已然学会了珍惜这宝贵的父子同乐的时光。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1

定义 / 4

三个元事实和三大难题 / 13

制度变迁理论的任务 / 16

本书的结构 / 18

第一章 关于制度变迁的两大学派 / 20

和谐学派 / 23

冲突学派 / 37

第二章 迈向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 42

罗马容易又长久：和谐学派 / 42

哪有什么罗马？冲突学派 / 49

权力与观念 / 52

针对制度变迁的社会进化法式 / 58

第三章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 60

制度变迁的过程 / 60

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I：稳定与变化 / 67

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II：渐变与剧变 / 71

结语 / 72

第四章 评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 74

经验检验 / 74

解释人类进步 / 77

解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80

理论检验：理论统一 / 83

结语 / 96

第五章 权力/制度与社会 / 97

结构的二元性和权力的二元性 / 98

权力/制度：无法逃避 / 104

正义：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法式 / 117

代结论：理解社会变迁 / 131

附录 I：把制度变迁当作讨价还价的博弈的错误 / 133

附录 II：知识分子的角色 / 135

参考文献 / 137

导 论

自从人类开始探索自身社会以来，一个幽灵就一直游走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幽灵被冠以多样的称号：制度、规则与规范，而它的更宏大的化身则通常被称为秩序与结构。^① 近来（新）制度主义或制度分析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兴起，只不过证实这个幽灵将永不离去。

从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时起，制度研究就一直是其核心。近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都将他们的主要精力致力于研究制度如何塑造个体行为与历史。毫不奇怪，制度研究迄今仍稳居社会学的中心地位（例如 Powell and DiMaggio 1991；Brinton and Nee 2001）。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NIE）是除却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大主流（Clague 1997；Furubotn and Richter 1991；Grief 1998；Williamson 2000）。同时，以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① 我将在下一节中定义或者至少区分这些术语。

Veblen)、约翰·康芒斯 (John Commons) 和韦斯利·米切尔 (Wesley Mitchell) 为传统的旧制度经济学 (OIE), 经受住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攻击, 以新制度经济学之名实现了复苏 (Field 1981)。^①

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HCIA) 标志着制度分析的胜利回归 (Clemens and Cook 1999; Evans 1995; Hall and Taylor 1996; Kato 1996; Thelen 1999, 2003; Mahoney and Thelen 2010)。而尽管长期以来国际政治被视为一种鲜有正式制度的无政府状态, 制度分析也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大学派 (Keohane and Martin 2003)。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自主性的争论, 在国际政治作为一门科学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 Jervis 1998; Keohane and Martin 1995; Mearsheimer 1994-5)。

总而言之, 如果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的诸多分支之间存在某个统一的主题的话, 那就非制度研究莫属。如今, 无人可以郑重反对“制度至关重要”这一老生常谈的说法。

如果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石” (Campbell 2004: 1), 那么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变迁的一大基本动力。为了真正理解制度,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必定处于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然而, 迄今尚无这种广义理论 (详见下文第一章和第二章)。^②

① 许多旧制度经济学的追随者把旧制度经济学称为“进化经济学” (evolutionary economics)。但是,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 (Tang n. d. -a) 所阐明的, 他们对于社会进化的理解最多也不过是幼稚的。

② 尽管在本书中我专注于制度变迁, 但是评估制度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必定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任务。不幸的是, 虽然制度经济学一直在关注这一任务, 但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在此方面的探索却比较落后。

基于针对社会变迁的社会进化范式（简称 SEP），本书力图填补这一空白。^① 我会提出两大核心论点。第一，因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所以，观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对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通常居于制度变迁的核心位置。第二，从众多观念中择取少数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可以通过社会进化的核心机制，即“人工变异—选择—遗传”，加以理解。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要明确说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在我看来，一个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够做到两点，就可成为一个广义理论。其一，该理论阐明了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学，并且甄别出构建特定制度变迁理论或解释特定制度变迁实例的本质要素；其二，该理论包纳或整合了几个或许特定理论，从而在纵向和横向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理论统一。^② 也就是说，一个广义理论的广义性体现在其对特定理论实现了理论统一。

因此，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或者像一些社会科学家可能希望或错误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普遍规律。一个广义理论也不寻求解释或预测任何特定制度变迁的确切时机、过程和结果。因为制度变迁发生在社会系统中，

① 社会科学中有很多文献带有点进化的味道。不幸的是，现有对社会进化的研究并未明确说明社会进化是什么，也并未说明针对人类社会的恰当的社会进化范式又是什么。在另一部著作中（Tang n. d. -a），我更详细地阐明了社会进化范式，不过它的某些特点将会在下文中表现出来。我之前对此问题的简要论述，参见 Tang（2011）。我之前对社会进化范式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参见 Tang（2008；2010a；2013）。

② 广义理论的广义性因而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它的广义性是相较于众多特定理论而言的。在科学哲学中，理论“统一”（unification），有时被称作理论“还原”（reduction），是衡量一个理论之解释力的关键指标（Kitcher 1981；Nickles 1974；Thagard 1978）。我倾向于使用“统一”而非“还原”，因为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名声不好。

该系统中的任何结果都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 (Jervis 1997), 若不知道特定制度变迁进程的具体境况, 是不可能解释或预测其具体的时机、过程和结果的。因此,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是通过众多历史案例而得出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总结——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并会导致对社会事件的曲解 (Hirschman 1970; Tilly 1995)。

另外, 我还须说明一下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因为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个广义理论, 所以我所用的方法几乎是纯理论的。尽管我广泛引用了有关制度变迁 (通常带有经验内容) 的二手文献, 以证明我所提出的广义理论能够包纳现有制度变迁的特定理论, 我却并未运用更多的经验材料去检验这一广义理论。这是因为, 就检验一个广义理论而言, 更加关键的方式是看其能否吸纳更多的特定理论, 而非用经验数据去检验它 (参见第四章)。况且, 用经验数据检验一个广义理论是项浩大的工程, 远非单独一个作者所能胜任。

在导论的其余部分, 我要为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而奠定基础。首先, 我会定义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然后我将强调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 它们将是衡量任一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标准。接下来, 我会说明人类行为体 (agent) 在制度变迁中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最后, 我将阐明什么才可以算是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定义

制度

关于制度, 我采用诺思 (North) 的定义: “制度是人为设